

将门虎子程志

◆ 李定国



初识程志,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身材英武魁伟,性格豪爽义气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两年,程志多次随总政歌舞团来沪演出,风采依旧,歌声依旧。

程志走上歌坛纯属偶然。因为出身将门,16岁就当上了侦察兵。1964年,程志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伯乐。那年,总政歌舞团的一个小分队来程志所在部队演出。在联欢时,战友们起哄,程志登台演唱了一首电影插曲,一点也不比专业演员逊色。

当时,有位叫马旋的歌唱家返京后,向领导汇报,请调这位难得的人才。不久,程志就成了总政合唱团的一员。后来他遇到了恩师岑冰,也开始了真正的科学、系统的声乐艺术学习。上世纪90年代初,程志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师从声乐大师沈湘教授深造时,参加了世界声乐权威吉诺·贝基在京举办的声乐大师班。在大师班结束的汇报演出中,程志演唱了歌剧咏叹调《今夜无人入睡》技惊四座,他的各个声区统一,音色、音量控制自如。当时在座的作曲家施光南觉得程志无论形象、气度、歌声都很符合他刚完成的、根据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《伤逝》中的男主角涓生一角,于是,当场就力邀程志加盟,剧中的女主角子君由程志的同窗加黄金搭档殷秀梅担纲。

《伤逝》公演后,好评如潮。原本为程志量身定做的歌剧《屈原》,终因曲作者施光南在完成该剧中的一首咏叹调时,倒在了钢琴旁,英年早逝,《屈原》也因此夭折,成了乐坛的一大憾事。为此,程志悲伤不已。

程志的演唱激情四射,总给听者以振奋向上的感觉。他演唱的曲目常常经过自己的二度创作,记得歌唱家顾欣对我说起,有一次去北京出差,就住在程志家中,当时他正在练吕远的旧作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。因为此歌原本是为海政歌唱家吕文科量身定做的,程志想在旧唱的基础上有所突破、创新,给听者以全新的感觉,就反复琢磨推敲,好长一阵是食不甘、寝不安,其间还多次上吕远老师家请教、探讨,同时,还请来京城多位男高音歌唱家一同切磋……就这样,一首全新的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诞生了,演出的效果奇好。程志演唱的《打靶归来》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等歌曲,也都是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磨合才成形的。

面对中国歌坛很少交流的境况,程志在总政领导的支持下,每月在总政排练厅举办声乐艺术沙龙。各路歌唱好手,各种流派、风格,都在此尽情地一展歌喉。每场沙龙都有名家点评示范,同行也相互切磋提高,学术气氛甚浓。温可铮、郭淑珍、黎信昌、金铁霖、胡松华、郭颂等名家,都是常客。作为发起和主持人的程志,工作演出再忙,甚至在外地,也要赶回。因为程志的认真、执著,历经数年的声乐沙龙愈发红火。

电视里在播放“上海之春”国际音乐节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,由德国小提琴家、指挥家巴列夏边指挥、边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。巴列夏左手持小提琴,右手指挥乐队奏出了第一乐章那宽广柔美、楚楚动人的副部主题。我的视线和听觉情不自禁地被吸引了过去,为香港管弦乐团富有表情的诠释暗暗叫好,也想起了在同样的地方——东方艺术中心,伦敦交响乐团与齐默尔曼不久前对这部协奏曲名作的演绎。

那是伦敦交响乐团4月22日的第一场访沪音乐会,上半场,伦敦交响乐团与德国著名小提琴家齐默尔曼联袂献演了贝多芬的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,齐默尔曼精湛华丽、电光石火般的琴技,可以说征服了全场听众。但叹赏之余,我又对乐队的表现感到一丝不满足。为什么呢?单就伦敦交响乐团的技巧而言,毫无疑问非常高超,可与柏林爱乐乐团一较高下。问题是,贝多芬的协奏曲都是十分交响化的作品,乐队在其中并非简单的伴奏,不是从属者,而是在与独奏有力的呼应甚至抗衡中,一步步共同推向

高潮;其次,这部小提琴协奏曲,记录了一段让“乐圣”刻骨铭心的与匈牙利伯爵小姐的感情经历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散发着他一生中“最明朗日子的香味”,因而拥有“似说心中无限事”般的非常丰富的情感内涵。然而,伦敦交响乐团在演奏时,却显得比较平淡,有些拘谨,在与独奏的对话中,几乎没有擦出令人心动的激情火花,没有奏出这部“小提琴协奏曲之冠”特有的韵味,基本上成了齐默尔曼一个人的表演。对于伦敦交响乐团这样一支世界一流乐团而言,很可能是指挥哈丁没有将音符后面的内蕴充分地发掘并传达给乐队。哈丁尽管是当今世界乐坛炙手可热的青年指挥家,但毕竟年轻,缺少生活的磨炼和艺术积淀,演绎出来的音乐有时难免失之苍白。

近年来,我们有幸聆赏了不少世界著名乐团的访沪演出,听得多了,口味难免会变高变“刁”。因为,这些世界著名乐团的技术都不在话下,但如果他们的演出只是中规中矩甚至清汤寡水,那又有什么味道?要听的就是他们对作品是否有独特的理解,演

奏得是否有神韵?我们难以忘怀捷克耶夫指挥下的基洛夫管弦乐团在演奏《春之祭》时的狂野剽悍而又不失章法;难以忘怀埃森巴赫执棒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勃拉姆斯《第一交响曲》时赋予其热烈的青春气息;也难以忘怀莱托与刚健华丽、充满弹性的柏林爱乐乐团为我们献上《英雄交响曲》时的动人风采。去年年底,拥有近460年历史的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在东艺演出了勃拉姆斯《第四交响曲》、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之后,乐迷们一致叫好,赞誉其不愧为最能体现德国音乐文化传统的纯正的德国乐团。有一位友人打了个比方,他说: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就像人们过去穿的毛料衣服,最初的、本真的毛料,不会光滑如丝绸,他们演奏出来的声音有点毛毛的,就像上海人说的“毛货”,那才挺括、有质感。

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这个“神”,笔者的理解就是神韵。我们期待每一支来访的世界著名乐团在演奏经典交响乐作品时,都能充分地表现其特有的神韵;也期待着本土的交响乐团朝这一方向努力。

《翡翠谷》:空灵飘渺的音乐世界

◆ 陈诗欣

从天堂到白沙湾,从海洋到山巅,一直到和平花园,班得瑞乐团就是这样扮演着大自然的音乐使者,以音符转译存在自然中无形的丰沛情感与生命力,传承了他们一贯的作风,皆置身瑞士山林里。除了收录难得听闻的自然天籁,每首创作的灵感都是与自然界互动的结晶,汲取存在天地间最贴近人心的原始脉动为节奏,造就他们的音乐,让人听一次就能深深烙印心中。

《翡翠谷》是他们15年之后的又一力作,让瑞乐迷们期待已久。整张专辑中收录的15首乐曲,分别从大自然与人的角度出发:透过直笛、排笛乐器勾勒一望无际的自然景致;以吉他、弦乐组来描绘人在面对大自然时无以言喻的单纯感动。此外班得瑞亦选用恩雅的《天上之父》与《永恒之约》二曲,以感恩的心,感谢天地赐予的一切美好,希望以音乐人的微薄心力,唤起人们对环保议题的重视。

他们的音乐强调一种轻柔的绝对性,奥利弗史瓦兹展现他独特的编曲手法,以清爽的配器架构出零压力、零负担的乐曲,更以长年的录音室经验,细酌每一轨声道的分辨率,使音场效果更

具空灵感。奥利弗史瓦兹说:“我的音乐是兼具视觉、触觉与听觉的,我从大自然中所得到的创作灵感,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的听众心中,它不只是新世纪音乐,更是淬炼自大自然的心灵营养剂。倾听那样清新、自然的旋律,感受清晨的阳光的温暖、风的和煦,似乎鸟儿的叫声在耳畔也清脆而又清晰地回响了起来,这就是我们的自然界,就是我们的梦境,就是真正的优美延长……”



珍贵乐器天价拍卖

◆ 唐若甫

一把珍贵的1729年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经过短暂的4分钟的叫价后以2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。起始价为70万美元。最终的成交价包括克里斯蒂的佣金共计270万美元。

这把名叫“索罗门-朗伯特”的琴,1922年被一名姓朗伯特的英国女小提琴家以5000美元的价格购得。之后琴的拥有者是Vanguard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,收购价为4.9万美元。它是斯特拉迪瓦里晚期作品,斯特拉迪瓦里的黄金年代是1700至1720年,在那期间制造的零售价最高。去年在克里斯蒂,一把叫做“锥子”的黄金年代的零售价高达350万美元。

“索罗门琴”的预估价为100万到150万美元,实际成交价要高出一倍左右。可见这些古琴如今炙手可热。

23岁正当年 威尔士捧得奖杯归

——沈洋与2007年卡迪夫世界歌唱大赛散记

◆ 陈唯正 瑾理 李璟睿

高度的紧张使得原本非常平和的年轻人难以平静下来,一个直接的后果便是他唱完威尔第歌剧《麦克白》中班科遇刺前的咏叹调“天色是这样的昏昏沉沉”后,再演唱莫扎特根据大流士事迹而创作的音乐会咏叹调“当我离开你”的时候,没有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平,出现了平时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。但是沈洋的演唱,尤其是他的嗓音质地在这些决赛选手中明显领先。

最后一个曲目是拉赫马尼诺夫歌剧《阿列科》中主角阿列科的唱段“大家已入睡”。沈洋对自己的表现和实力非常清楚,他迅速作出了调整:孤注一掷、彻底放开。顿时,他奇迹般地脱胎换

骨,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便将听众紧紧地吸引住。端正大气的台风、得天独厚的嗓音质地、精致考究的句法本就是他的优点,此时他又在歌唱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,成功地运用了声乐表演的多种技巧,倾诉着主人公失恋时的悲戚。在歌曲的前半段,我们担心沈洋在强烈释放的时候能否控制住自己的情感,成功地驾驭整个作品。直到阿列科回忆心上人的段落开始,乐队过门出现了柔和的歌唱性旋律,看到沈洋的脸部表情有了一掠而过的放松,我们才意识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这样的音乐强度和戏剧效果堪称当今的一流声乐表演。沈洋在此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,对自己的

夺冠起了决定作用。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:“我豁出去了。”

笔者不禁回想起2000年2月24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几位弦乐演奏家不满马苏尔(Kurt Masur)指挥的舒曼第二交响曲时曾经说的话:“当初伯恩斯坦(Leonard Bernstein)指挥这部交响曲时,半个乐队都在流泪”——一场令半个乐队流泪的演出,当然是令人刻骨铭心的;而这次在卡迪夫声乐比赛的决赛场上,沈洋这段声情并茂的表演,几乎唱哭了半个大厅的听众。英国著名声乐鉴赏家、BBC歌剧节目主持人玛丽·金(Mary King)认为:“沈洋的这段演唱会非常非常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。”评委、著名女

高音歌唱家贡杜拉·雅诺维茨(Gundula Janowitz)在和我们交谈时动情地说:“我们所有的评委都被沈洋的演唱送出尘世,这是一个百年事件。”

比赛结束了,名满国际乐坛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琼·萨瑟兰老太太(Joan Sutherland)步履蹒跚地带领评委们走上舞台,一字排开。在听众奖后,我们知道大奖即将揭晓。评委主席、威尔士国家歌剧院总经理约翰·菲舍尔(John Fisher)用英语宣布:“2007年卡迪夫世界歌赛的优胜者是……”人们都在期待几句话之后的那个名字,他突然来了一句让人不知所云的威尔士语,这让场内的气氛紧张到了顶点。“沈洋!”当他按中国人名顺序报出这两个音节时,全场掌声雷动,沈洋气宇轩昂地登上舞台,从萨瑟兰手中接过威尔士皇家水晶杯,高高举起。(五)

图为沈洋与评委会主席约翰·菲舍尔在得奖后合影



沈洋:卡迪夫相信眼泪

在顶级国际大赛中出现紧张人人可以理解,卡迪夫歌唱比赛的一些规矩又使这个现象雪上加霜。选手们在台下最需要安静放松的时刻,却要面对电视台摄像机一刻不停地跟踪追击。与智利选手贝拉相似的是,沈洋也同样无法适应这种情况。